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周鈖

詩序補義卷二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召南

說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夫人于歸知其有德者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桃夭

女子猶曰宜家况享此百兩之盛禮者乎國君以下學者附益之辭

或曰桃夭明言宜其室家此不明言之蓋此之子夫人也不比周南民間之女子夫人云之子未成禮也作詩之人國人也國人稱其夫人且百兩甫至試問于何處説起不比民間女子可以宜家盡之故但陳禮儀之盛於欣羡之中寓想像之意詩人之慎也

一章詩人但言車馬之駢闐與從之炫耀夫家以此

迎毋家以此送所謂爛其盈門者而之子安然受之無愧則其德究然可思

三章箋云盈之衆媵之多集傳因之則已將下成之之意說盡故下云成成其禮也其禮即指衆媵言之蓋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胤嗣防淫泆也令諸娣之盛若輿車馬之美互映是禮儀周備更無幾微虧闕處故曰成也大雅美韓侯之娶妻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衛風美莊姜之來嫁曰庶姜孽孽皆謂此然姪娣輩行不

同而共事一夫非先王之制也故詩但言諸娣箋謂衆媵姪娣為春秋亂制所誤耳

鵲性不淫而難偶善於為巢有苞桑之固故以喻諸侯鳩性均一而享成巢故喻夫人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此夫人能奉祭祀其家人美之之詩家人即宫人也或以為夫人親蠶者非

夫人不獨薦豆薦豆不獨繁夫人服翟服副不獨被而詩人于備物上偶拈一繁于佩服上偶拈一被于助祭上拈一前一後蓋即此以例其餘

一章曰用之猶未用也曰之事猶未事也未用而常想其用未事而常想其事純是一段誠敬心

二章上章言所用之事此言所用之地重疊敘出便見夫人慎密之心兩提公侯不重在與公侯合敬亦不重與公侯敵體蓋作詩者從賢夫人心上體會出

來見時時以此事為公侯之事以此地為公侯之宫一罷一物稍不盡愼便是失職將下章僮僮之敬祁祁之儀盡攝于此

三章後序以祭祀為夫人之職朱子因之又存親蠶之説按蘩有水有陸水産可為葅如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是也陸産可飼蠶如七月采蘩祁祁是也然俱當斡旋被字夫人助祭服副不應以被疏囙解夙夜在公為視濯于夜視饎爨于正祭之夙則夙夜既倒

而義亦未安蠶事告桑當服緆受繭服副俱不應服被何氏古義以為三夫人世婦之服然序以不失職指夫人而屬之妾御蠶桑正夫人之事而曰公侯又以宫廟為蠶室似俱牽合竊謂此當指祭祀被者夫人齋時之首服也按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内然後會於太廟疏云外謂君之路寢内謂夫人之正寢后夫人有正寢亦有燕寢追師疏云不至

王所居燕寢是也在公謂在公所言齋宮也謝疊山謂齋廬之類君以路寢為齋宮夫人以正寢為齋宮公對私室而言夙夜者自夙至夜言散齋致齋無日不在此也在齋宮而夫人首服以被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張鎰圖天子齋玄端玄冠玄裳諸侯惟佩山玄玉為別聶氏三禮圖婦人褖衣之黑始因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則君之齋服玄端夫人之齋不褖衣乎君之齋為玄冠則夫人之齋不服

次乎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註副以覆首若今步揺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后之燕寢亦纚笄總而已按内則疏男子笄總後加髦著冠則婦人笄總後加次或加編加副隨地為之也夫人齊于正寢既不可如祭時服副褘又不可服告桑之編如笄總而已何異燕寢之地首服以次如見君然故被者夫人齊居之首服也薄言旋歸箋云

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髢其威儀祁祁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還歸自廟及其燕寢已含正寢釋服一層釋服者非廟中即釋其服也玉藻朝服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朝服釋于小寢則祭服釋于路寢矣夫人之祭服亦當釋于正寢矣若于廟中釋之亦于廟中取之喪大記所云取衣者以篋非祭禮也故知詩言旋歸自正寢易副以被歸于燕寢也乃知僮僮齊時之敬見于

正寢者祁祁則自正寢而歸不忘齊戒之初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按召南十四篇言禮者二此云能以禮自防防男子有無禮之汚也野有死麕惡無禮惡女子不以禮相見也坊記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是時紂惡腥聞淫風大熾文王之化及于南國風為丕變民間女子連姻

貴室廟見之後追想從前蔦蘿未附六禮未成保無
有强暴相陵憂如之何設或此身一敗傷如之何真
所謂以禮自防者也小雅亦用首四語蓋指諸侯之
思南仲怨爲西戎侵侮意正與此序合
一章詩言草蟲之鳴喓喓然則阜螽之躍趯趯然物
各以類相從也按昏姻六禮惟親迎始見君子第一
既見見其親迎也奠鴈御輪以禮遇之故以蟄輿已
而以負蟄與君子喓喓聲之和也躍而就之陽下于

陰也

二章既見則俟于門外揖以入也三章既見則合卺而飲同牢而食也故以己所經歷之地采蕨采薇為興不棄葑菲之意也傳云說服也其心安焉勤儉孝恭將怗然為之

天下極足傷悲者失身非類欲自湔祓不得故嘉禮未至貞女之憂也俯仰古今如雄之于莽邕之于卓或之于操皆名南女子所為傷悲也夷平也敬戒之

意從此始悲傷之憂從此平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法度祭祀之法度也陳少南云釆之有常地盛之煑之有常器奠之有常室主之有常敬謂之能循法度

序曰能循法度經曰有齊皆美之也傳箋因季女字遂謂未嫁時教成之祭則所謂大夫妻能盡祭祀乃

是預推他日嫁後事不知季女猶云少婦婦女通用詩中甚多王肅云此篇所陳皆大夫妻助夫氏之祭也

連用五于以末用一誰字節節注著季女正節節擊動有齊

釆之自當盛盛之自當湘盛自當于筐筥湘自當于錡釜何足異然包得無數滌濯之事措置之方生熟之節正是有齊見端處

或云宗子主祭則薦豆者當為宗子之婦大夫妻似不足以當之不知此季女即宗子之婦宗子即大夫也其云宗室亦猶諸侯夫人云在公耳朱子以季女為主婦是也　風人之旨未嘗直率亦未嘗含糊如采蘩提出公侯其為夫人可見此提宗室其為大夫妻可見奠置也獻也蓋已薦之矣故曰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

郝氏敬云編詩者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

即君夫人之職草蟲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即大夫妻之職

按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若為此詩明下注脚而何氏楷云有齊季女齊國少女太公望之女邑姜也何氏附會多類此

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序言美召伯左傳云思其人猶愛其樹詩音備矣史

記乃云決獄樹下韓詩云不忍勞民廬于樹下以聽政鄭箋述之又因下篇創為召伯舍甘棠以聽男女之訟不知舍甘棠云者布政之時循行經歷偶然憩息草舍以居非必于此聽訟又何以知為男女之訟也詩當作于武王之世而召伯之舍當在文王之時所謂去後見思也周公編入召南耳

劉元城小傳曰說者謂不重煩百姓止舍棠下是墨子之道也朝廷宫室乃是中庸之法安可如是以干

譽哉

伯長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即周召分陜之謂也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有方伯則八命之牧也有伯爵七命之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州伯者也夫安知文王之時名公不為州伯乎或以為伯仲之伯非是

或謂遷善而不知者王民也何以于召伯思之如是蓋赤子在慈母膝下顧我復我習焉而忘一旦音容

濶絶則䰟夢相依精神俱切南民于召伯類是

甘棠三章章三句

說苑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美也尊其人敬其位古聖人之道幾哉金罍子曰甘棠召公之所茇也公則已矣人猶不忍拜之况翦之乎齊景公之槐也嚴刑禁之置吏守之而人傷之不足以蔽所愛也夫思堯者見于墻而特棠耶怨紂者喪及日而况槐耶

行露召伯聽訟也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美召伯之能聽訟也一章或云守禮所以有訟非也蓋不解其何以致訟也下二章或云男女對訟非也蓋既訟而深幸其事之得白也

一章傳云興也以露之沾濡喻非禮之汙辱乃自述其平日守禮以興起下章速訟之誣　傳云厭浥濕意行道也言厭浥然道有多露豈不于早夜之間凜

然自謂曰道有多露不可行也我之自守如此玩豈不字謂字是被强暴一番見誣而深望昭雪口吻夙夜人所不見鼂幽宻處提出以槩生平凡一言一動稍涉嫌疑皆多露也

二章三章若未有媒聘則决是獄者不必名伯凡穀然有所執以為訟者必自有一種似是之禮爲以動聽故箋云媒妁之言不和鴈幣之來强委之如左傳徐吾犯之妹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使强委禽是也

將謂其無禮彼云媒行禽委矣然雖有言而不和雖有幣而强委非名伯聽之鮮有不惑于疑似者
無情之辭全恃利口以似為真幾令貞女無以自白
故雀之穿屋恃有味也何有角鼠之穿墉恃有齒也何有牙以喻男子似是之禮恃有口也其實未嘗有禮也
家謂女氏受禮而以男為家也故但言家而受禮一層自見

誰謂汝無家乎無家則不敢訟矣今何以速我于獄也然雖速我于獄而治獄者曉然知汝室家之禮之不足也下章云雖速我于訟而聽訟者亦不從汝非禮之禮也上有明允之吏則下無覆盆之寃嚴霜白日其凜凜于夙夜者不有以自全哉

行露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鵲巢所致猶周南云兎罝后妃所致也夫人有鳲鳩之德則諸侯之家齊家齊而朝廷正故在位之節儉正直皆鵲巢所致也朱子辯說云序說得之緇衣羔裘大夫之朝服退朝時釋服表裘純緎緫皆裘縫也素絲合絲成組為裘縫之飾也五則縫之數也羔裘色黑故飾以素絲非獨召南之大夫為然安見其節儉蓋上三句正形容委蛇委蛇一句而節儉正直已寓節無過不及儉節制也非儉約之謂也心

體中一毫侈肆則粗鄙躁率形焉安能從容自得左傳穆叔引此詩以譏林父之慢意亦如此然非有正直以為之體則立心邪曲所謂貴而益謙與慢同醉而益恭與傲同以其偽飾于外也故末句節儉正直四字俱到

以羔裘引起如赤舄几几之美周公義不繫乎赤舄也袞衣章甫美孔子義不繫乎章甫也即一冠一屨而全體究然此風人之旨也箋以退食為減膳疏以羔裘為節儉則晏嬰之狐裘三十年趙

盾之食魚飧不且高出於名南大夫哉

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疏云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急就篇云紃條履之圓條扁者為組圓者為紃合組為一縫之飾也胡氏一桂云縫之突兀為紽有界限為緎合二為一為總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其實紽緎總即是縫言羔羊之皮五縫耳每縫則素絲為組飾之非紽外別有緎緎外別有總也集羔皮以成裘縫亦不一其以素絲為飾者則

或五或三隨所宜用之鄭風三英粲兮是也
孔疏云羔裘卿大夫之朝服諸侯視朝與卿大夫同
服羔裘而以為同服麑裘者非也崔靈恩謂天子諸
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
裼衣裼之外乃加朝祭之服賈孔並因其說其實非
也蓋裼衣即緇衣緇衣即朝服也玉藻言諸裘皆有
衣以裼之又言君在則裼盡飾也臣之見君必朝服
則裼衣即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註朝服

十五升緇布衣也不言色衣與冠同則知朝服之為緇衣矣古者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自徼露故曰見美又曰盡飾若非朝服于裼衣外加衣揜之謂之襲使其美充于内故曰充美也玉藻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裼裘乃入明矣表裘襲裘之非朝服明矣古裘與今異毛表而草裡也有反裘而負薪者孔子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其證也詩言羔裘蓋退朝之時不可朝服以居故釋

朝服而表裘則見其五紽五緎歴歴如此或曰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又曰褻裘長蓋彼為平日之燕居此則退朝之燕居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盛世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死亡之懼居者篤思念之情君子閔而録之因以為輕用民力

者之戒若二南之世因材而使不凡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也簡書是奉每懷靡及而為室家者睠念征人勸之以義于以見王化之行也況此詩行役箋云施號令于四方疏云在四境之内非如汝墳之使紂也

一章雷以喻人君之威命山南曰陽南山之陽則行役大夫循歴之處上斯指此地下斯指此命遑暇也風俗之醇漓民生之疾苦皆君命所及何斯地而可

違斯命也凜君命如凜天威其敢或暇乎歸哉歸哉以稱職而言旋者冀之也

二章南山之側比南山之陽尤近大夫駐節之地也而殷然之雷如在左右則現在之經營朝夕之晉接皆關國計民生上莫敢惕于心也此莫或勤于事也

三章雷在山下即在身上舉首即是真不違顔咫尺矣敬天之畏莫切于此莫或遑處則寢處不暇也古人敬天威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君命則夜以繼

日坐以待旦皆莫敢遑處之義也三章步步加切纔見周南婦人勉之以義

或云振振信厚也信厚之人恐其措置或未盡善故慮之其言是也又云信厚之人既能盡力朝廷又能眷念室家嗟乎念身家肥妻子戀戀枕席所在皆是而盡力朝廷者誰歟況心無二用未聞一心為公復一心為私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序云男女及時及男女少壯之時非及一年婚嫁之時也傳謂男三十女二十為及時是也箋以四月五月六月分此三章無庸矣此非女子自作也補正云女子之嫁也行不辭誠不諂所以遠恥至曰迨其謂之抑甚矣

箋云我我當嫁者夫一女不嫁何勞旁觀者之亟亟

李氏詩所云女子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也摽與標同木末也按此既爲破字亦于庶士難通惟戴氏溪續讀詩記曰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宜若不可易矣葢詩人設爲女父母之言於以見男女之及時也

男女及時有從正面説者桃夭是也有從側面説者摽梅是也

之子于歸非桃花爛漫之日廹其吉兮豈梅子摇落

之時歐陽氏曰以摽梅之易殘與芳年之不再卜吉而來此其時也

疏云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尚在樹者三傾筐取之樹已無實

令者六禮自令而來嚴氏云及今成昏晒矣謂之黄氏櫄曰媒妁之言也通以詞已定其人則六禮可以後備箋謂男女相奔不禁則誣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此猶周南之樛木也然樛木是從旁面說只言文王受福而夫人之賢可見此從對面說只言衆妾進御而夫人之賢亦見縷縷叙來用實字一點以見心安意順固非援命自解亦非幸造命有人蓋夫人被后妃之化惠下出於自然衆妾亦被夫人之化承恩習爲固有無勉强無驚喜而王化之薰蒸久矣

補正記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言夫人所當之夕若以故不得進御則衆妾不敢當此夕也朱子所引疑誤

此偶舉在東在西之星以明見星而往見星而還耳蓋因所見而賦其事也泥定叱興則説多牽合裯傳云襌被也箋易為牀帳蓋恐與衾複容齋隨筆謂牀非一已所致良是蓋或衾或裯隨所宜進之故抱者兼焉

悲愁者援命自安此偏於承恩處用之榮遇者稱命自矜此偏于貶損處用之

媵妾當以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為正鄭氏注周禮言進御之法月之初卑者先尊者後八十一御妾當九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一夕后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尊者先卑者後五日之御諸侯制也媵當四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羅氏願曰以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

進迭退其為降也甚矣汪堯峰曰人主之身非金石
雖淫慾不道之君不至此曾是周公輔成王以是導
之哉吾謂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之屬統於太
宰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非進御於王者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
悔也

序以小星為專美夫人則推作者言外之旨也江汜為美媵之無怨是作詩者并無此意乃推録是詩者之旨也國史熟知當日事情故精確如此不我以者不以之備五日之御也自續序謂不以其媵備數箋云使巳獨留不行朱子因之未改按諸侯一娶九女自有常典嫡雖妬忌豈能不備數以貽笑夫家故伊川東萊説此詩皆無待年之説

何氏楷云媵者送嫁之名史記載伊尹為有莘氏媵

臣春秋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初不言其國之女為其國之媵妾也非然也媵送也從女子之嫁也有以男子為媵者如井伯是也謂之媵臣有以女子為媵者公羊所謂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是也謂之媵妾衛風云庶姜韓奕云諸娣皆媵也蓋諸侯之女原不為諸侯之媵如宣姜之女一適齊桓一適宋桓一適許穆未聞衛子歸齊而以宋許兩夫人為媵也媵止取給于一時或踈賤之族以充其數必非諸侯之

女亦無娣姪兼媵之事夫何疑于序之言媵哉

傳云決復入為汜本爾雅釋水邢昺疏凡水之歧流復還本水者名汜據此則汜非水名謂水自江出而復入于江故曰汜也文王之化及江漢之閒詩固得於江漢之閒也

一章蘇氏轍曰江則有汜嫡則有媵而之子之不我以何哉其後必悔矣蓋不敢怨而俟其悔耳

黄氏震曰岷隠云不我以正是置之于無所與事之

地非過勤勞也已乃寛釋曰久當自悔不必過為戚

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媵之美此說得之

決出而復入者水之常也見棄而復容者事之常也

媵但冀以理之常而不計夫情之變是媵事嫡之心

也

二章與許也今雖不我許其後也必有以處我矣

三章嘯歌㞬隱指媵則三其字異義葢言其後也為

嫡者必且蹙然而嘆怏然而歌有不自知其所以然

者然則媵之于嫡如孝子事親忠臣事君自盡其道

以冀其心之一悟過之一改也勞而不怨媵之美大

矣集傳引陳氏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則亦未嘗

不以為美媵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或曰文王之化何以被于媵而遺于嫡夫瞍可底

豫象不格姦況此被化之嫡哉盖編詩者録小星

以為嫡夫人之法録江汜以為媵妾之法各舉一

詩言之非謂媵可美而嫡終不變也故讀行露知强暴之必恢心讀江汜知夫人之定遷善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淫風一變人見女子之無禮者則深惡痛絶之也死者自死之物腐穢不堪不比田獵所獲猶可充君之庖也故為廉恥不存穢迹著聞之喻樸樕不材之木故為狹邪惡少之喻左傳趙孟云

武在此尨也可無吠以尨喻公子圍此以尨喻淫女以尨之吠喻淫女之惡言皆惡惡嚴峻之辭一章麕鹿皆淫獸且至死腐尤可賤惡也而白茅包之必不然矣包茅為宗廟縮酒之需即尋常玩好猶不藉用況死麕乎懷春猶云懷昏姻也春為天地交感發生之時故以懷婚姻為懷春情欲動於中不顧禮義亦一死麕也而吉士誘之乎吉士具白茅之貞潔即良家女子決不牽誘而況懷春之女乎

二章然則懷春之女其相牽誘者不過狹邪之匪人猶之與死鹿相比附者無非叢雜之樸樕故樸樕中有死鹿焉宜也而謂白茅純束之無是理也此只說得喻意一邊而正意已見獨不觀有女如玉者乎

三章此如玉者見懷春之女早舒緩徐徐而退也若曰無致近吾之身使我急行而動我之帨也身相近則語相接無使其言若尨之吠得汚吾耳也夫是以見其欲來而早避之也

此與行露于二南別出一局蓋二南之風極含蓄而行露章詞意俱盡則以訟獄之後還我清白也二南之風極和平而此篇聲色俱厲則以惡惡之甚若將浼已也蓋以二詩所處之地不同也

召南之大夫委蛇委蛇有節儉正直之風召南之女子舒而脫脫有端莊靜一之德儀容動履乃德之符是以君子敬慎威儀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史氏榮風雅遺音攷石經毛傳鄭箋蘇解吕記嚴緝襛並作襛令經文不知何時遂改作穠集傳尚仍毛氏戎戎之說則當朱子解時猶是襛字可知

襛字是從華看出肅雝從車看出肅秩然有序也雝和也所謂和鸞雝雝是也詩人意中早有文王之化在曰文王之孫可知恪守者有文考之家法漸摩者

有太姒之嶶音故有此車中之人宜其車聲之肅雝也

集傳下見其車者四字極穩通篇俱在詩人觀望中著想

徐氏光啟曰曷不二字究然道路聚觀企踵盱睢相顧歎賞之語

一章側重王姬言王姬之車而不言所適何國故但美王姬二章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如桃李

之花兩相輝映也盖兼美之先言平王之孫君臣之分也三章側重齊侯之子盖以嘉魚比王姬而以絲緡比齊侯之子也釣者維絲合而為緡然後得嘉魚娶者為齊侯之子然後尚平王之孫先言齊侯之子倡隨之義夫婦之道也

鄭氏樵謂為詩之時則東周采詩之地則名南也鄒氏忠徇辨之曰黍離既作名南故地已非周有天家歸妹何與雍岐舊民事穠李之歌不與條梅並奏審

矣顧安得采于其地或又以齊侯為襄公諸兒以春秋書王姬歸于齊也名物鈔云桓十四年齊僖公卒襄公諸兒立立五年平王太子洩父之子桓王崩莊王立歸王姬在莊元年時齊襄已立五年矣王姬為莊王之女則詩當云齊侯而非齊侯之子當曰桓王之孫而非平王之孫也或又以齊侯之子為桓公小白以莊王十四年共姬妻齊桓也考齊桓父僖公兄襄公則桓乃襄弟桓公立三年王姬歸齊則不得言

齊侯之子也又彭汝礪奏疏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德故人畏之然亦難通文王以前未有謚平者故詩人偶以此稱文文王稱平王猶武王稱寧王安得預為東遷之平王避也若齊封國在武王世豈得于他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其定論歟

然則齊侯之子何人也或曰太公之子丁公伋然武王娶太公女邑姜伋與武王女為甥舅行不可以婚

若其後世則又非周公編二南之年且非武王女矣

周公之薨在成王十有二年太公于成王發金縢猶

在則其卒當是周公東征以後或據偽竹書康王六

年齊太公薨者非也丁公吕伋與邑姜為兄弟行可

知武王之少女當適于伋子乙公乙公為世子而伋

為之娶故曰齊侯之子是女為文王之孫男且為太

公之孫緝熙之漸染敬義之薰陶嘉耦相形如桃如

李正不徒以顔色及時令人嘉歎也諸兒何人敢污

聖人之册哉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騶虞為鵲巢之應者謂騶虞之詩為鵲巢之詩之效也後儒以為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瑞有鵲巢之德必有騶虞之瑞而春秋絶筆適值獲麟于是讖緯

符命騈肩接踵雖董仲舒劉向猶惑焉何怪新莽之八十篇哉皆由錯解序一應字以致矯枉者并騶虞而疑之也不知此篇但言王道流行樽節愛養庶物蕃蕪即取物之際存愛物之仁其仁心之自然真如騶虞矣騶虞不殘生物之獸取以為至仁之喻

名南諸侯行春蒐之政雖有五豝五豵之多徒御左右皆一發不忍多殺盖人人各具一諸侯之仁而仁風洋溢如以一發専屬諸侯亦不過齊宣王之殺牛

魏文帝之全麋耳而公徒三萬過物即殺又安見諸侯之仁集傳不待勉强言不必三令五申而人自喻之蓋至仁之世無一物不得其所徹上徹下渾成一太和宇宙周家八百年丕基至此已無憾故曰王道之成也

古者一發四矢如詩言四矢反兮四鍭如樹及孟子發乘矢是也然皆非謂四矢並發也故疏云五豝一矢殺其一而已或云殺四逸一者非也箋云戰禽獸

之命戰爭也今禽獸各爭其命班固西都賦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集傳用其文謂四矢五豝盡殺之知必有疊雙者詩以寡殺為仁箋疏為優補正云豝隱深葭之中一豝負矢其羣皆奔故一發而五豝齊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程子曰二南者正家之道也蓋舉一夫一婦莫不有文王之德焉周南十一篇其言婦女九台南十四篇其言婦女者十一鄭氏曰二南房中之樂也

后夫人諷詠以事其君子故其詩多閨房循禮守義之言而不徒為思婦勞人之作周公錄之以為後世法蓋后夫人大夫妻士庶人之婦必如是而後家齊也家齊而後賢才多朝廷正故免罝羔羊錄焉周南多明言后妃而召南錄甘棠一詩以見諸侯之齊其家皆召伯之教也以麟趾終周南則關雎之化成也以騶虞終召南則鵲巢之化成也此文王之德化洋溢而無不遍被歟或曰召南不

如周南之序何也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因所得以為次聖人刪詩亦仍其舊耳王氏栢刪去甘棠死麕何彼襛矣三篇求配周南之數如其然則聖人早去之矣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詩序補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周鈖

詩序補義卷三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邶
邶鄘二國立於三監既誅之後未幾為衛併詩為衛詩猶繫於二國誠有不可曉者疏謂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然其說難通如淩郊新臺桑間楚丘皆濮陽地而或詠於

邶或咏於鄘則何說也朱子以為其聲之異然鄘風桑中靡靡之音而楚丘忽作變調記曰鄭衛之音凡於慢矣是二國之音相類乃一國之音反分而為三恐無是理顧氏炎武直謂此詩簡編獨多故漢儒分三國名以各冠之夫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則衛詩之分久矣不得謂成於漢儒也然則衛詩何以分蓋詩有作於衛人而鄘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鄘地而邶人咏之者况詩多

擬作非必自為劉氏瑾云太師各從所得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

地理志河南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按三監者監於紂子武庚之國不得并武庚為三監

而周公誅三監亦封邶鄘衛三國不以邶鄘盡與衛也衛之併邶鄘鄭譜謂康叔子孫稍併邶鄘是也想在東遷以後耳陳氏傅良乃云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蔡叔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顧亭林以為其地綿廣不得為邶鄘衛三國良是然則三國邶自封武庚管叔封鄘朝歌以南皆屬之蔡叔封衛則自朝歌東郡之地霍叔則在河北而邶封則今大名北至真定之間皆是書

所謂殷小腆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此篇朱子以為詞氣卑順良然士君子忠而獲譴易於憤激仁人之言藹如悲惋中不失和平卑順之意聖人於變風之首特揭此篇以為萬世臣子處變者之法所謂可以怨也

一章首二句興起全篇以柏舟汎汎水中而不以濟

渡興已之放棄而不見用也精神直貫到不能奮飛上下云覯閔受侮已是去位之臣箋云與小人同列非也

二章傳云茹度也不如歐陽氏曰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鑒之於物納景在内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我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是以見嫉於小人也　意謂鑒能照物亦能容物我心則照察之便不能容之矣欲去小人不能不藉衆君子之力兄弟

是同姓者怨者離騷所謂申申詈予是也始欲據之見怨而後外之不言怨我而曰逄彼之怒若彼先有所怒而我適逄之者然親親之誼仁人之言也

三章兄弟之怨蓋欲我俯仰從俗也惟我不然即威儀之間遇小人未嘗少假詞色棣棣傳云富而閑習富盛無從降抑閑習不待勉强如孟子之泰山巖巖是其富也只行所無事若刓方為圓反為造作與夏畦同病矣是閑習也選集傳訓簡擇小人處世那一

等人便把那一等儀容應副他聲音笑貌隨機俯仰有似簡擇只一選字摹擬小人極工

四章我欲決去小人者正我憂心悄悄慮國是之日非也而竟為羣小所愠於是既覯閔而放斥矣又受侮之不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安得不拊膺欲絶乎楊文公億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蘇舜欽云友讎一波共起議謗被廢之後喧然不已皆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謂也

五章曰居月諸當從日月篇傳云日乎月乎言日月照臨我胡更迭而微乎微虧也小雅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是也微則其明蔽我之冤抑無從昭雪如不澣之衣誰為湔洗其垢也箋云憒辱無照察不澣則憒辱迭微則無照察呼日月者不敢斥言君也小人誣蠛君子何所不至如衣被垢然故傳云如衣不澣矣似不必又加衣字不能奮飛者羣小見誣身已斥外欲一至君前告以吾言之可採羣小之不足聽奈不

能奮飛徒為汎汎不繫之舟而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　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序言莊姜傷己者三篇此篇蓋傷己不得輔助君子以成内治也其傷之始致亂之本歟並后匹嫡瀆倫已甚上二章但言心之憂矣其可憂處使之自會下二章兩言我思古人風刺深而辭益婉易坤卦六二象傳曰臣道也妻道也道莫難於處變夫子首録柏

舟以為臣道之準次録緑衣以為妻道之凖皆處變不失其常

一章二章傳云緑間色黄正色箋乃改緑為褖此據禮説詩之誤

三章緑兮已含衣字言此緑兮本絲也而汝染治之為衣以喻嬖妾本賤也而汝寵嬖之使尊治治絲也兼絇染組織意俾無訧者黄氏一正云言欲求古道以處之俾其夫於無過也按此俾字較有著落古人

有一言悟主如姜后永巷待罪而宣王早朝勤政是也　事關宗社全無諷諫似亦愈疏且云女所治明指莊公故欲求一悟主之道以救其過不徒泛然引過歸己而已輕輕下一訧字將上二章意収拾又借古人立言蓋狂暴之人諫不能入故微諷之

四章絺綌當暑令以待寒喻失所也自比於寒風之絺綌隱然見樸素情懷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絶少趨時之意以是捐棄宜也　上章思古人欲俾君

子立身於無過之地也此章思古人欲以古人自處而絶無怨尤之心也方見上兩憂字不是一己私意憂者慮宗社之危自得者安所遇之素憂時樂天兩不相悖先儒謂莊姜足以嗣音太姒良然

緑衣四章章四句

莊公名揚武公之子也武公淇澳見於風抑威儀蹇垂於雅其兢兢於天理人欲者深矣而莊公首違其教溺於衽席醸為禍胎若莊公者可謂上愧

乃父下負乃妻矣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說者謂陳方與州吁伐鄭忽中變執之此詩動之也此詩作於既送之後乃追述之詞然當時煢煢兩婺婦郊門訣别未嘗不足以動舊臣故老之心穆姜啼而晉靈不廢出姜過而魯人皆哭況桓公在位十六年未聞失德國人目擊其身弑母歸則未能和其民或此送助之而無關詩之作與不作也又禮婦人迎

送不出門于野疏謂越禮遠送則姜似不如許穆夫人箋云舒己憤盡己情國當大變莊姜自有深心固難以尋常迎送律之

一章史漢桓曰差池箋謂張舒其羽翼只此五字真能得物之性情而不齊之意已寓

三章陳在衛南莊姜在衛心與俱南此中無限委託𡠗其成又恐其無成祇可黙會轉不如呢喃燕子得以自適也

四章以厲嬀之娣故曰仲氏任就大槩親信上說塞淵以立心言温恭淑慎以持身言雜沓寫來俱是說他好處蓋别後相思覺這一件好那一件好不覺縷縷所謂文生於情也平日勸勉之詞多端正不知從何處說起特拈他臨别丁寧之言先君指莊莊無可思指桓則母不得以子為先君蓋統指衛先君也思者思先君之遺緒不得付之賊子而以討賊勉莊姜也言外便見彼之至陳肯一日忘討賊哉而語却渾

然不露

燕燕四章章六句

韓詩以為定姜歸其婦以篇中之子于歸句也鄭氏註坊記亦用其說陸德明又以為魯詩鄭志答炅模云後得毛公傳記註已行不復改之

按州吁與鄭共叔段絶肖然段有夫人之啟而州吁莊姜與為敵段有京城之富太叔之尊而州吁無尺地之封且為衛國亡命乃叔段一跌不振而

州吁手提數十乜虜入千乘之國刺其君而奪之國何也衛桓之仁柔不如鄭莊之剛武莊有倫桓無倫也此莊姜所以拊心扼腕而痛恨於防之不早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按此篇依後序立說以乃如之人指先君夫先君可怨燕燕早怨之且桓公未歸淺土曾無一言哀此鞠

子而反怨及先君則亦悖矣因又以栺州吁夫州吁何如人而責以古處德音望其顧我報我抑又愚矣不知古序言傷已者傷已之坐視國難而無以見正也

一章照臨下土是直説言無微不照也豈得容亂賊公行於青天白日之下乃如之人栺本國之臣民古處猶云古道逝往也頹惰過日而不以古道自勉也定定其亂顧顧我而救之也

二章下土是冒是横說天下封國俱在照臨之中乃如之人指隣國之諸侯桓公最睦於魯而陳蔡宋鄭皆玉帛往來之國本相好也今則宋殤為上公從州吁代鄭陳蔡與焉魯復使公子翬助之皆黨賊而與先君為雠矣故衛以州吁弑君赴諸侯而總無一報者報答也

三章東方莊姜之父母家也乃如之人指齊僖斯時僖公小霸欲長諸侯使能討賊立君豈非名之甚美

德音美名也而反以為不善而不肯為胡能定亂而使我忘枕戈之志也　齊國强大整旅而來州吁授首則復儺之顧脫然以釋此忘守之義也

四章莊姜齊所自出也姜之父莊公也莊公在其必有以定我之亂矣乃父母既亡其畜我也不能終我之身胡能有定乎但見報我者不過喏問之常無足輕重之事蓋明刺齊僖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莊姜傷己也　遭州吁之暴遭侮慢而不能正也

按州吁嬖人之子素有簒奪之心而桓得以不廢者

外有石碏內有二母保護之功居多乃一旦以平日

從憂危中百計扶植之胤子絶脰於仇人之手况帷

堂猶在秘不發喪棄之如孤雛腐鼠賢如莊姜何以

為情諸儒說此篇則曰州吁雖無禮莊姜猶思之也

又曰我思於此彼或無故自嚏嗟乎是莊姜忘不共

戴天之讎而認賊作子保若嬰兒作詩招之使來其

不為戴嬀冷齒幾何矣東海呂毋當新莽之簒猶能散家財為子復讎曾莊姜而無此志也哉朱子所以深惡而削之也然則序言傷己以己之不能討賊而傷之也

一章終極也終風謂大風暴猝然而來以凡州吁之亂之驟也顧我則笑笑其從前之惡我者無謂也其平居則謔浪笑傲志得意滿也莊姜惟有中心是悼而已悼傷之至也蓋悼桓公也

二章大風而且霾則天地昏暗綱常倒置也有時若順我而肯來往來指州吁來至姜所也往歸其室也我惟欲其莫往來耳悠悠之思即載馳所謂誰因誰極之思也

三章終風而且陰曀日光漸出而又曀喻州吁未能和其民民思叛之而終無如之何也不遂吾願終夜之間咄咄自語而成鬱結之疾也

四章曀曀其陰重陰屢結復加虺虺之雷虺虺雷光

也烱爍如虺故謂電為金蛇喻州吁之威焰自恣也
願言則懷雖至鬱結成疾而悠悠之思總未有已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按州吁篡位五閲月而莊姜呼號之詩有三聖人
存而弗削者所以立萬世母道之準也
擊鼓怨州吁也　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
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此詩人叙軍士臨行與其家人訣别之詞蓋怨州吁

也前二章與家人訣别而叙其由也第三章訣别而預欲収其骨也末二章一反一正訣别沈痛之辭也一章開手擊鼓其鏜覺踊躍喜鬬之狀如見葢通篇皆悽楚之音而發端甚是豪舉纔見武人為大君不顧生靈而下面乃節節是此二句致之也末章二吁嗟鼓聲高亮人聲酸楚矣　鄭在衛南南行指伐鄭此時陳宋未平而先言伐鄭軍士有以灼見其心二章平陳宋無可憂可憂者將伐鄭也

三章王肅云未知于何居于何處于何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朱子曰猶蹇叔送其子之意也似較集傳為安　不言死亡不忍言也

四章說到血膏淺草已是黯然銷魂忽頓起一意從前相約偕老為期于嗟乎今日乃至於此覺平原白骨猶是春閨夢裏而止以供州吁一踊躍也

五章不我活不我信兩不字是用兵之州吁不之也

言潤又言洵言活又言信辭意纏綿真是一時訣别不下令人悽絶可為窮兵者之戒

擊鼓五章章四句

讀日月終風擊鼓三篇嫡母呼號於上軍士怨咨於下土功城築一時並興方且謔浪笑傲如踊躍不顧雖與之天下其能居乎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其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疏云不安其室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按經只孝子自責之辭而孔氏云然以序言美孝子也使此詩既作母猶不安則是七子積誠未至聖人何以取之如母既去而後作此詩則不能匡救於前其罪已大且母出與廟絶安得强名之以聖善至誠可以感神號泣可以底豫觀七子之自責如此知母已悔悟國史熟知

其事錄其詩曰美孝子以其得幾諫之道卒能安其母也聖人删詩以此為三百篇孝子之詩之首非以其處變不失其常也哉

二章只易一薪字而自少長以至成人母氏之劬勞不勝言故進而曰聖善凱風興聖善棘薪興無令人

補正云子於父母其淫昏大惡亦未有不心知其非者七子所謂聖善通明慈惠之稱耳女子固有通明慈惠而獨不能以志節自堅者文姬甄后之類是

也又曰一則曰母氏劬勞再則曰母氏勞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育子之艱而不忍去室也一則曰有子七人再則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責亦使其母覺年歲已暮而顧惜名義也

三章羅侍御典云凡私淑前輩每云無由質之寒泉寒泉猶黃泉也蓋其父墓所在七子環而哭之耳其說是也浚邑之下父墓在焉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如是之勞苦吾父而在何至於此朱子所謂微指其事

以感動其心也

四章詩所云蓋必七子嘗有不從之色幾諫之言致母怒不悅而加譴焉故曰黄鳥猶能睍睆其色好音以悅人我乃不能婉容柔聲以慰親心乎　傳云睍睆好貌詩緝光鮮貌檀弓華而睆睆明貌大東詩睆彼牽牛亦同集傳云清和圓轉是好音之訓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刺宣公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也與淫亂無涉考春秋隱四年宣即位明年衛人入郕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敗又與齊鄭謀魯魯桓求好待于桃丘弗遇卒來戰于郎前後以兵為戲故詩人託為大夫久役室家思念之詞因以刺宣公也觀既曰展矣君子又曰百爾君子可知非婦人自作矣

一章考埤雅等書謂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脩不過三丈非如燕雀之屬可以任意翱翔也又雉耿介輕死尤善鬬不生得故以興從軍者傳云飛而鼓其翼泄泄然原解云泄泄鼓翅舒散貌義較精詩牖自詒二字最可思此大夫多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人蓋上有貪功之主則下必有喜事之臣故末以不忮求望之按此既合思婦之詞又得詩人之意而自詒二字亦有着落

二章雉飛下上其音興君子雖有勤苦無所告語

三章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悠悠之思與日月俱長便可見宣公兵興之久

四章忮者疾人之有而有負氣喜事之心求者恥已所無而有攘臂邀功之事所以自詒伊阻也不特告于君子并告于凡百君子詩人之託諷遠矣凡百君子不敢斥言君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箋云夫人謂夷姜

凡美意顯刺意隱刺淫之意尤隱宣公烝父妾詩人惡忍以聚麀者聞於鄰國故詩中微特無君與夫人字并無犯禮等字曰深厲淺揭曰濟盈雉鳴若不為公發者然下雝雝鳴雁從雉鳴上生來招招舟子從濟盈上掉轉刺宣處只求牡歸妻四字隱隱照顧而求牡則取喻於物歸妻則託言夫士絕不露一痕迹

而刺宣之意已兖然可思或曰安知此夫人非宣姜曰夷姜之事稍曖昧若宣姜則作新臺以要之矣故刺宣姜之詩嚴而直刺夷姜之詩微而婉

一章泛論其理以起刺之之端尚未着淫者身上匏方葉濟方深不可渡也所謂當止而止也可見凡事深則宜厲淺則宜揭處處度量纔無失著而況婚姻之大乎此二句雖承上深涉却已推開一步以興起婚姻不可苟意蓋深淺之宜處便是義理所在深厲

淺揭為度量事物作一影子故荀蕢引以諷聖人

二章曰瀰曰盈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有滅頂之懼乃

不以舟而以車已是失智猶悍然不顧以為不濡軌

全無人心者矣以雌求雄已是淫奔而乃求獸之牡

反常紊類更非意計所及矣俱進一層説分明一指

宣公陷於天下大戮而不恤一指夷姜瀆亂大倫而

不恥與泛常剌淫者不同也陸農師曰以雌求雄者

淫也又求其牡焉者亂也

三章引証於古也雝雝鳴鴈行禮於始旦言納采也禮之慎於始者如此士如歸妻言親迎也則迨冰未泮禮之慎於終者如此約舉始終已包六禮　補正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故曰迨冰未泮朱註誤

四章諸説俱不可解用匏則危用車則濡舟子招我何反云卬否以衣而涉曰厲褰衣涉水曰揭豈舟在而人猶徒涉抑上涉字為徒行而此涉字為乘舟乎

按此承上婚姻之有禮猶濟渡之有舟也濡軌固謬用匏亦危招招我招之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名招舟子待舟也舟喻禮惟其待舟所以人徒涉而我否也複一句言必須舟也下句不但須舟更須我友以共濟喻公不獨宜守婚姻之禮更當求賢淑之人以承宗廟社稷所謂嘉耦也將上三章意収拾在內通篇歸結以冀君之一悟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一章統冒全篇夫婦失道猶言失夫婦之道也詩人蓋述棄婦之辭以刺之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此夫婦之道也葑菲取其莖婦人取其德亦夫婦之道也今乃不然所謂失道也　不宜有怒提出怒字正為上下兩截作轉捩蓋怒者以其色之衰耳故以采葑菲告之　德音美名也如所謂賢淑之

名聞於黨族是也違者異於前日也色雖異而德音如故可以偕老矣

二章此行道就棄婦方出門時説畿門限也畿以外即道也行道而遲遲不忍身方踰閾將就道以為過此便是路人寸步千里方期送者之見留而彼已返矣不遠伊邇送也薄送我畿返也而我荼苦之時正新昏燕樂之日曼倩怨思曰故人疏而日忘今新人近而逾好

三章不我屑以以箋云用也用以治其室家也方與下無逝無發一串蘇傳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故告而止之按此解甚精無限辛勤百端交集豈我躬不閱而無暇恤我後日之事乎我雖被棄固憂之深而不能已也言外便有不忍遽絶之意如此說方合詩人忠厚之旨故記引此以為終身之仁四章上六句是勤勞治家之事然婦人一味作家苦

於周恤之義全然不曉此徐吾有閉燈之隣高祖有
戛羮之嫂故又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婦德乃全
五章不我能慉疏云不以善道養我謂恩禮也加善
道兩字於下文反字更揭得起末四句求生之時恐
無以同生既生之後反無以共死哀哉
六章以我御窮悽絕覺鳥盡弓藏千古同慨洸潰是
形容武怒之狀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其對妻子便有
此種意氣漢光武所謂富易妻是也其被棄時必有

一種藉口之詞令人難堪而以既詒我肄四字盡之若但加以勞苦之事者然忠厚之至也隨以昔者來塈陡然収住喫緊在一念字盖追顧初念最能動人其望之深矣

谷風六章章八句

逸齋范氏曰此婦人雖怨而不忍絶豈以有子故歟盖箋以恤我後為恤其子也又元史俞述祖傳述祖為徐壽輝所執縛其五歲兒曰不降殺是矣

述祖罵曰我躬不閲遑恤我後何不速殺是可知

元人未嘗不讀註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按書云西伯戡黎黎近紂都故祖伊奔告紂都為衛箋云黎在衛西㖊齒之國也六韜決大疑云武王封湯後於黎殷後於宋呂氏春秋云武王封堯後於黎其立國非後於衛也爵為侯地在今大名府之域此朝歌始封之衛非渡河以東之衛也或據左傳晉荀

林父畧狄土立黎侯而還謂此詩作於衛穆公之世夫衛至穆公徙居楚丘已三世則黎與晉為鄰晉為盟主何殷殷望救於衛哉則此詩作於宣公之世無疑斯時狄勢已强翦黎者窺衛之漸也黎舉而衛繼之矣或曰黎既滅安得衛穆時復有黎為赤狄所滅曰味此詩云式微悼其衰之甚猶未盡滅也云胡不歸歸黎也猶有故土可棲也傳云衛處之二邑其臣不欲則其故土必有遠過於此二邑者然則狄非盡

黎有之抑或入其國得其子女玉帛而去惜史官疎闕不能備述其事耳夫衛文復國頼有齊桓即其後黎侯再造亦由林父惟此日援絶勢窮其君臣乃能崎嶇立國至衛穆之世尚存延祀百有餘年中興之功誠有不可沒者夫子存此二詩以補史氏之闕亦使萬世之懦夫有以自立也夫

傳云中露泥中衛邑也水經及一統志以為實有其地凡詩中人名地名毛公必有傳受

何以衰微之至便當歸去諸説俱未浹洽蓋黎臣寓衛習見宣公所為非結好於宋即求盟於齊滿腔都是勢利我衰微如此安望其能助我也故字躬字須坐實否則便是怨君故者事也其事為乞師紓難之事其躬為報讎雪恥之躬今既無望不如歸去重作區處耳胡不二字有翻然振作意以見失援於人正須發憤於己晉人所謂戮力王室克復中原豈作楚囚相對泣耶首二句不言彼無恤鄰之義只言勢力

單弱自不足以動其相恤也下二句亦不言其不救但言吾為此事而來而深歎始願之違以見今日之當去也序言勸以歸將前後神理一語道盡

式微二章章四句

劉向列女傳以此詩為二人所作宋方勻因以為聯句之祖

旄丘責衛伯也　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是州伯之上有二伯武公於平王時為上公則為二伯武公而後仍為州伯宣公為武公之孫世代未遠衛固州伯也黎衛接壤桓文未興安得不以方伯連率之職望之衛哉序以責字包括全詩覺四章聲情皆見

一章曰何多日二章曰何其處三章曰匪車不東似

處其國而待救者或以為作於廹逐之日尚自保其餘邑而未至於衛之前則旄丘當在式微之前矣今次於式微者必黎君歸而衛猶有連合與國來救之約故黎人仍待其救耳

既約與國何以有别故或以之伐人國或以之救他國皆未可知者能左右之曰以猶云以與國别處去也

三章靡所與同又疑與國無同心恤患者至於終不

見恤乃知衛之君臣褎如充耳焉耳補正云曲折以體其情而終乃質言以責之忠厚之至也

自夏葛而冬裘言其時之久耳非一章作於夏三章作於冬也

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鶹鷅陸璣云流離梟也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傳云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集傳以漂散訓流離但玩瑣尾字似於鳥為切蓋就其利害切身上聾切言之蘇傳云衛人以狄

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金人謂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亦以為彼即此章之意　末句褎如充耳如作瑱之塞耳則褎字宜從傳盛服解如褎字作多笑貌則充耳當作聾耳說諸家褎字遵朱而充耳用毛說不可行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賢者仕於伶官詩人作此詩以刺時君之不用非賢者自作也詩言碩人多矣無自譽而曰碩人者赫如渥赭的是詩人形容之詞若自己顔面無從見之連說簡兮望其破格以擇賢也方行萬舞之時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也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也而碩人者俁俁然公庭萬舞其奇偉望而可知也其平日

力則過人藝則可用也即執籥秉翟之時赫如渥赭迥然獨異自當一見色動簡擇不遑而公曰伶耳伶耳但錫以一爵與鞞胞閽寺無殊所以動西方美人之思歟簡兮頓住從方將萬舞起一路追到赫如渥赭說得十分刺眼種種異人而以公言錫爵一語收煞頓使英雄氣短從前屬望付之灰冷又轉出一意望古慨今恨不得置此人於其世綿邈低徊至深至遠

一章萬舞傳謂用之祭祀不知在廟對越何暇瞻顧伶人容貌朱子專言燕禮以錫爵為主人獻工其說不刋公庭指所舞之處不必宗廟也

二章大德之人豈可以藝力盡之此只就當時所重者而言盖裕將材能射御皆庸主心目所亟須故粗舉以形之非謂碩人才盡於此

三章傳云籥鄭氏於周禮少儀明堂位皆註三孔名物疏曰爾雅大籥謂之産中謂之仲小謂之箹傳云

六孔其產歟詩記自註云文舞舞羽吹籥恐無右手舞而左手復吹之理蓋籥為翟之助陸德明謂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是也

四章朱子以美人目君是也山榛隰苓喻賢者之生宜在西方美人之世末二句即從上二句宕漾出之蓋舍之不忍薦之不能邈然遐思以為美人而遇此碩人不知若何愛護當其淪落又不知若何惋惜也兩兮字忽作變調神韻與首句相應若曰簡擇賢人

非斯人誰與歸孟子論友忽想到舜尚見帝同一結

搆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此終不得歸之後以自叙其悲悗之意非欲歸之時

作也

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言水可以注淇我不可以

至衛二句已蓄全篇之意諸姬從嫁之諸娣也

二章與諸姬謀曰吾將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而言歸乎則皆告我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恐未可以歸也然其言不足據也又必問我諸姑伯姊之老成有識者焉　箋云泲禰所嫁國適衛所經之道　恭録折中云夫之母婦謂之姑諸姑伯母叔母也夫之女兄婦謂之姊伯姊年長者也蓋以諸姬為少不更事欲詢於尊長以定謀也　謹按方謀於諸姬忽插女子有行

二語與下問姑姊似無倫次意即諸姬之言也此二語國風三見蓋人所熟知者只泛言不可遽歸至父母終禮無歸寧一層尚未見及故又問之諸姑伯姊也

三章吾向諸姑伯姊而問曰吾將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膏塗車軸不日而至於衛將父母已没一登其丘隴兄弟久疎一接其音容未為不可也則交口而應曰不瑕有害乎言害於禮也禮父母没不得歸寧也

或疑出宿飲餞何以兩番互異夫所謂宿餞原是意中懸度猶云從此路可至衛從彼路亦可至衛也而以不瑕有害嗒焉終止聖人所以取其止於禮也瑕同何不瑕有害雖若疑辭正言其有害也與二子乘舟篇同㸃出有害二字以見私情為輕名義為重一失其道害不可言安得不凜然自止

四章於是終不得歸惟有思之而已永歎而已

陳止齋曰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

載馳作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常人不安於命故不能已已焉哉三字銷却多少悲愴省却多少營求乃賢人無入不自得實際蓋惟賢人偏招得如許艱難亦惟賢人受得起如許艱難也

君闇世亂君子道消飄然颺去九州相君何地不可而蹇蹇匪躬安于苦節非賢者能如是乎而斯時乘

堅策肥方且願身家不知國是所以可刺也

一章傳云興也北門背明鄉陰已將亂世闇君意攝入三章都是亂世闇君所致以興起全篇也

室人二字是士君子居官第一關鍵我不管身家彼却不顧名節適我摧我令人難堪苟非真豪傑必至名行墮地即不然戚戚之景况亦自難以消受詩人一委於天庶幾樂天知命矣

君子所憂者國事不為貧憂其憂貧正憂國事也古

者忠信重禄所以勸士故行役者勞而不困奉命者事無不集若終窶且貧而君相莫知其艱難則動見窘廹何事可為此又載離寒暑從事獨賢者所未及之苦況也一終字有長此終身意一且字有日甚一日意天實為之不尤人也謂之何哉不怨天也
二章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從莫知我艱來室人交徧讁我從終窶且貧來朱氏善曰交無一人之不讁徧無一事之不讁也

三章箋云敦投擲也釋文云敦迫也敦甚於適遺甚於益摧則挫辱而不止於怨訕矣

史氏榮云敦毛如字鄭都回反集傳既用鄭義則都回反是也乃反以為叶不應相戾如此故疑音切非

朱子手定

北門三章章七句

詩人無虛假之辭十五國風無輕言王事者如衛風為王前驅則桓王伐鄭之事也唐風王事靡盬

則以故晉之立皆王命也秦風王于興師則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也此詩言王事與國之政事分說則明明天子之事不比春秋傳凡交於大國者會盟征伐皆曰無曠王事也意者此詩作於西周之世夷厲之時衛未并邶之日乎此真邶風矣

北風刺虐也　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雨雪何等氣象狐蹤烏喙何等景物與處已包

得如許嚴刑毒歛不成世界矣此只寫出君子危邦不居見幾而作熒澤之禍已數計燭照之後序謂百姓皆去者非也

一章惠而好我即平日志同道合者蓋他人或處堂而不知禍及或戀棧而不能决去惟順而相好者一言感悟相率同行且古來豪傑多為虛徐二字所誤徘徊眷戀受其牢籠卒至玉石俱焚雖欲遠舉而不可得兩其字故作游移如云其虛乎其徐乎禍亂亦

既亟矣言外便有不俟終日之意禍未至而云既者

想見見幾明决

二章同歸歸於他國也去父母之邦非人之本情而

轉以他國為歸則以故國不可一日居也梅尉入山

終身不出管寧容遼東至五十年皆得此歸字之義

三章烏有三種師曠以白頸者為不祥　恭録

折中云虐政之興始於小人小人一用則必言利言利

則必重歛重歛而不得必繼以嚴刑而虐政行矣狐邪

媚之獸烏不祥之鳥喻小人也故狐烏者北風雨雪所由至也虐政既行則小人各引小人而舉朝皆是虐政大行則庸人皆變小人而舉國若狂故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此北風雨雪之極致也 謹案觸目盡是此類則賢人君子自無處頡放以見朝野皆播惡害民之徒不必窮奇饕餮等名而其義已備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 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序言刺時者十二篇有刺時事者有刺時俗者夫子刪詩列此詩於新臺之前而鄭氏又譜入宣公之世蓋新臺將築聘使欲行其情甚閟其事甚隱詩人托為刺時事者以諷止之極言静女之可欽可愛而齊女事事相反使之知其無益有損而自止也主文譎諫其旨微矣

一章静女貞静之女有德者也俟我幽閒之地待我娶之也吾愛之愛其德也而或不見宜其踟躕不寧

也若有色無德夫何所愛而憂其不見乎本宣侯姜而言倂我者遷就其辭也斯時宣意中欲其得見又恐其不得末句寫盡徬徨之意預知其有新臺之要矣

二章傳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者也左傳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悦女美義在彤管女史紀事規誨之所執也蓋以其為静女知其所貽者必彤管也豈徒悦懌女美乎若所貽者非彤管而為鳥獸

之行也何為娶之

三章牧遠郊姜來自齊故以遠郊為言薦宗廟取以縮酒言非女色之為美亦視美人之貽我者何如耳若貽我以芳荑則祭祀有托也苟貽我穢聲則十年尚有臭君何為搔首踟躕乎末句作不了語以見其理易明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宣公納子之妻無復人理所貴乎刺者欲其君之感悟也此何足以感悟而刺之蓋此詩之作新臺既成齊女未至猶意為伋妻者守從一之義不至於從公之欲也序云要之者以前此未嘗言自娶于是作新臺使齊女登之道達其意然則齊女之來何嘗知為宣婦哉故言燕婉之求而忽得此醜惡之人畧有人心自當唾棄豈從而暱就乎惜之者望之也泚水中

之臺影可望而不可即子婦之喻也鴻鴈之大者鴻不再偶守信之鳥婦人從夫之義也皆所以為諷也一章長樂劉氏曰泚水中臺影鮮明之貌蓋臨河作臺影入水中倍覺鮮明補正云昭五年葵鮮者於西門註不以壽終為鮮與次章不殄意同 按不鮮不殄猶言須臾無死尸居餘氣耳

二章洒訓高峻方於泚有別然亦於水中見之方於籧篨不能俯相對

三章魚網設而反得鴻事之必無者也求燕婉而反得此戚施情之必不順者也吾恐人所厭棄仰面為難矣王世培曰使伋妻能如列女傳所載之宣夫人欲同庖而不聽不且聞此詩而遠去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衛宣公之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按伋壽之死傳云賊待於隘殺之左氏云盜待於莘

殺之史記盜遮界上則二子死於陸地詩何以言乘舟或曰公使盜待其乘舟而沈之中流耳竊以為非也蓋二子之死甚閔未嘗明示國人而作詩者亦未嘗與伋偕行親見其殞命之所可知當時之傳說不一矣詩人以伋奉命之齊弟壽先行自衛適齊者必渡河此衛人所共知者因以乘舟渡河為辭二子乘舟猶云二子適齊耳又新臺作於河上即宣公要齊女之地禍根種於此則禍機亦蔓衍於此故歐公謂

譬彼乗舟不如集傳實作乗舟適齊之確也言二子汎汎其景其逝而所以使之去者自見於言外而二子之死只作游移不定之詞所謂風也後懿公之世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懷携貳狄人乗之遂滅其國然則二子之所繫重矣哉

二子乗舟二章章四句

容齋隨筆云衛宣立十有九年卒其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

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歳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也按史記宣為桓弟乃莊公之庶子夷姜莊公之妾也烝夷姜生伋子當在桓公初年桓在位十六年桓弑及宣即位而有新臺之事十九年閒復舉二子伋使齊之日知壽朔之已長也夫何疑焉又顧氏曰桓公之世宣為介弟安然奄其父之妾生子而育之是則可疑也按春秋書衛

人立晉左氏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疏云晉去衛居邢晉何以去衛出奔也晉之出奔必以烝夷姜之故為桓公所黜也桓公能黜驕奢之州吁獨不能絀亂倫之晉乎或又疑伋壽為同母或責壽不辨之於公按宣公殺伋之謀閟而壽知之以與朔同母故也壽不黨母弟而必欲全其兄去安知始之不諫其父其父不以諫故而併怒壽又安知朔不忌伋而併及壽乎春秋與伋後先娩美者有晉

恭世子而與壽合轍二百四十二年幾無一人夫安得輕議之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序補義卷三